姓名：林新淯

現職：張哲毓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師

流浪國家：澳洲

流浪計畫：徒步在南澳大地上，畫一條近千公里的線。

大地、孤寂、老先生

行前

面談那天，會議室中間擺著一張單椅，老師們坐在前方。五分鐘的自我介紹，八分鐘的提問。老師們沒有直接說「你準備得太多了」，但每一個提問，都像是直截了當地對我說：「請你停止偽裝自己。」後來才明白，那十分鐘不是在審查，而是在問：如果沒有這篇論文，你還想去嗎？自己用一件毫不相干的事，包裝了一個連自己都說不清楚、不敢誠實面對的衝動。

走出會議室時，手心是濕的。「應該不會選我了吧。」

在雲門劇場外等待的太太 L 說，她聽見剛面談完的人說自己準備了很多，卻似乎不是老師們期待的流浪者。聽了更加肯定，自己不會是適合流浪的人選。

九月三十日，工作到一半手機亮起，是雲門寄來的入選通知。手足無措。

「流浪是什麼？我是流浪者嗎？為什麼是我？」、「要攝影嗎？每天畫一張圖？還是沉默兩個月？」、「那我工作該怎麼辦？一切都玩完了吧。」、「入選的流浪者似乎都是很酷的藝術家。要怎麼也做一些很酷的事情？」

當時連入選了都還在想該以什麼形式、方式來完成「流浪」，甚至自我懷疑。這個故事幾乎是以內心混亂的情況，悲劇開場。就像《極速返航》裡，萊倫·格雷斯要被蠻橫地推上太空解開謎團並拯救人類，當時幾乎能感同身受那種心裡深處的不安（雖然我不是要拯救人類）。一間建築師事務所的設計師，三十歲，工作第二年。老闆哲毓竟然爽快地答應了兩個月留職停薪這個荒謬的請求：「去吧，不要迷路，記得回來。」

那陣子每天像無頭蒼蠅，直到某天自問：「還是就徒步吧。不要原住民，也不要礦場，就只是走路。」

「澳洲真大。」打開 Google Maps，隨機滑到 Heysen Trail。那時候看起來就只是一堆地名，Cape Jervis、Deep Cliffs、Victor Harbor、Inman Valley、Myponga、Mount Compass、Kuitpo Forest、Mount Lofty、Tanunda、Kapunda、Burra、Spalding、Georgetown、Crystal Brook、Melrose、Quorn、Parachilna Gorge。

「好吧，就這裡。當作用我的雙腳在地表上畫一條線。」

這個簡單粗暴的決定，換來的是攝氏零度環境的荒野中搭帳過夜、是狂風暴雨中卑微無助緩慢脆弱的步行前進、是不確定過夜的地方究竟有無屋簷至少可以避風暫時熬過一晚、是在毫無人煙的小鎮被寂靜捲入無底深淵幾乎有種窒息的孤寂感吞噬心靈、甚至是在 Washpool 小溪旁雨中為了趕路不小心滑進了溪流一度被爛泥黏住無法爬起;卻也是認識了神秘的希臘人一同喝茶娓娓道來二氧化碳與人類的命運、是遇見同樣走在路上提供我住宿的人、是在沿路找石頭為了打釘紮營一旁的老先生看到這位年輕人很無助所以送了一把他的鐵鎚、更甚是在徒步的最後一天竟然遇到一位來自北方愛麗絲泉的原住民與我談論信仰與土地。

顯然那是自己做過風險最大的決定。在台灣時不時休假時間會與 L 到處健行，對於如何在山林中保有基本的生存方法有簡單的了解，但是一個人要在異地徒步兩個月，那豈不是瘋了？不過兩個月終究帶來了許多幾乎可以說是刻在肉體與心靈上的記憶。

這段時間裡，體驗了所有的情緒，有開心、快樂、興奮、雀躍、樂觀、喜樂、狂喜與一點瘋癲，也有沮喪、絕望、失落、害怕、恐懼、緊張與一點譫狂。只要有任何一點疲倦、誘惑與不確定都是很好放棄旅程的理由。能支持自己走下去的，是每天一點一點慢慢累積的樂觀與對這片古老大地的好奇（當然還有在少數幾天有網路的環境中與遠在天邊的 Ling 分享自己看到了什麼）。這些肉體與心靈的經驗，就像是與更完整的自己獨處，並且深刻感受到那古老大地種種對這位年輕人正面與負面各種切身的回應。甚至想像那古老的大地化身成一位老先生，在一些地方出現。

試著每天抵達落腳處天黑前，用僅存的精力寫下一點每天遭遇的瑣碎的事情，並用平面圖畫下每天休息的地方。記得第一次將自己的居所測量並畫成平面圖是上大學前的暑假。（我用家裡僅有的三米文公 尺跟量角器把彰化老家的平面測量了一遍，後來才發現這個老房子與隔壁這兩棟在立面上是緊連，實際上因為兩棟建造時間不同，共同壁並沒有連在一起，所以老家其實是接近梯形的平面。那是另一個有趣的故事。）後來大學時的圖學老師要我們把自己的宿舍描繪過一遍，作為圖學練習，自此後，把住過的空間都會製成簡單的平面圖便成了一種習慣。把每天的落腳處用平面記錄下來，那至少是這兩個月之中少數已知能掌握的事情。

紀錄下這一切，也是受到徒步初期偶遇的一位阿姨的「慫恿」，她鼓勵至少每天寫一點日記，她說她很遺憾沒有能把她成長過程的美好記憶給記錄下來。「It worths.（很

重的口音）」她說。加上本來就計畫的一天一張平面圖，這件事情在我心底還有個模糊的大拼圖。這篇算是為了遇見的人們而寫，雖然可能需要花上一點時間慢慢把東西都拼起來。不太確定這些事情對往後的這個人來說會有什麼樣的影響，但可以意識到自己心情更加開朗也平靜。



在 Heysen 上山下海，在荒野獨自度過一千公里的路程

第二篇、平原上的凸起物

離開台灣，飛行 25 小時朝東南方 6700km 的城市阿德雷德。七月二號，機場離市中心不遠，離下榻處不過八公里吧。沿著 Sir Donald Bradman Drive 一直往東走就會直接到市區。大約走過半個小時，出了機場就看到規模跟台中分店相近的 IKEA。街道旁有一半的住宅不確定什麼原因與街道之間的關係有些隔閡，甚至有很多庭院與街道邊緣之間是用鐵皮圍起，與曾經短暫住在美國的經驗相比，這裡的住家與街道之間的空間關係封閉許多。

人行道上有些有趣的座椅。座椅上的銘文寫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一帶從農村地塊被分割成郊區的四分之一英畝住宅用地，目的是為嬰兒潮與移民帶來的人口劇增，創造新的居住空間。人口增長所帶來的都市擴張，「原來這是大家都有面對過的事情阿。」

話說那張椅子構造頗為特別，還是忍不住停留了一陣子觀察一下。那是混凝土、型鋼、不鏽鋼以及木板椅面的混合構造。結構上來說應該是由混凝土與曲線造型的不鏽鋼骨架構成，H 型鋼與混凝土相互咬合，不確定 H 型鋼的用意所在，但是兩種材料相互參雜並且與型鋼共同構成的整體，看起來倒也蠻和諧的。名牌**嵌**入在混凝土上，混凝土側面有些鋼板雷切的圖案裝飾。是設計上輕鬆寫意的街道家具。

直到看到阿德雷德體育館後便迷失方向，但強迫自己不要看導航。

「這剖面真有趣。」體育館附近的小路夾在 CBD 的外圍環道，環道相較於整座市中心還要來得低。Torrens 河邊更可以感受到整座城市就是建立在這廣大平原上的凸起物。

市中心的 Victoria Square 有兩面旗幟，一面澳洲國旗，另一面是澳洲原住民旗。更早以前，位在現在的 Victoria Square 是從前殖民文獻中稱為「Dundagunya」的原住民群體的中心營地。在 Kaurna 語境中，這裡被稱作 Tarntanyangga，意旨「紅袋鼠之夢(red kangaroo dreaming)」。走在市街上心裡還是不免有些矛盾，原本這片古老的平原在歐洲人來到這裡之前，應該只有少數的原住民居住在這裡，如今街上只能看到變成澳洲人的歐洲人，加上一位隨意遊走的台灣人。

北阿德雷德有座雕像「Light's Vision」。站在原地快速查閱了一下，原本 Hindmarsh 總督想要把城市建在海邊，但是 William Light 上校看見了河水溢出河岸的地理痕跡，於是堅持自己的方案，把城市建在這個緩緩升起的土地上。

The chosen site "was on a beautiful and gently rising ground and formed altogether a better connection with the river than any other place" (MacDougall 18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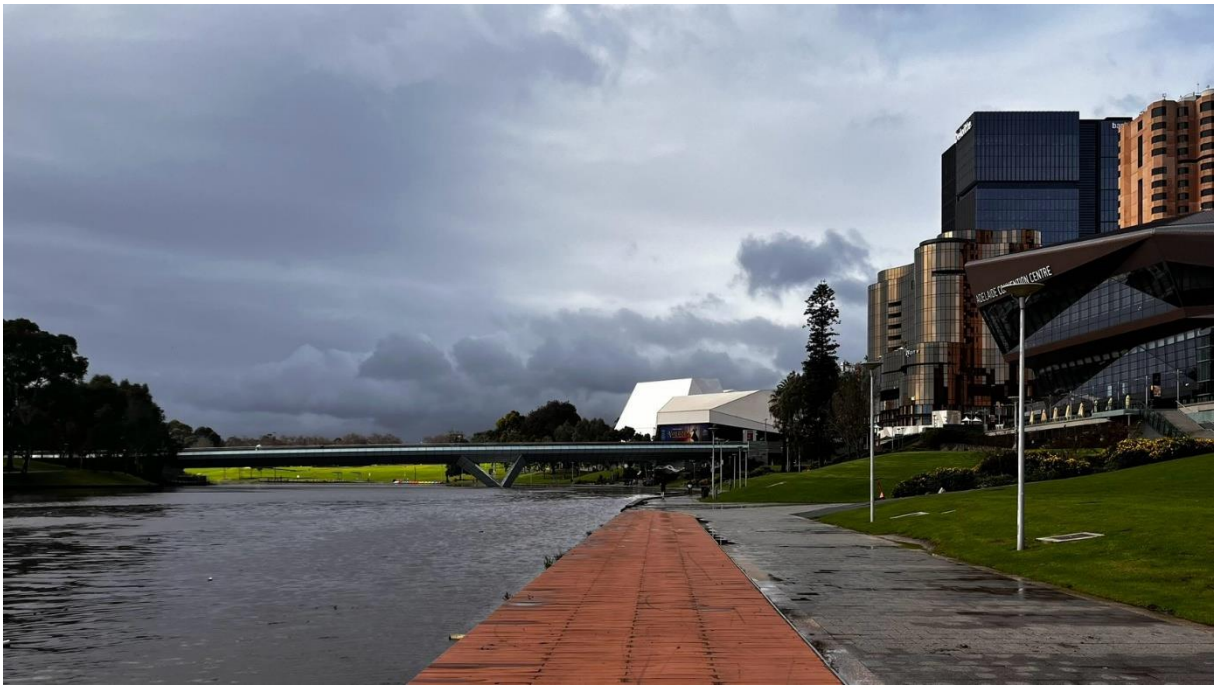
中餐坐在 Torrens 河旁，有一間在河邊的咖啡廳。

「Imma do a chicken burger and a coffee. 」

「Black? 」

「Just black. make it simple and easy.」

說完跟店主人對看了一眼，然後一同大笑。



一座剖面豐富的城市

第三篇、來自海上老先生的邀請

「Look !」睡夢中聽到坐在巴士前排的一對父子在交談。

早上六點就起床準備搭車前往 Heysen 的南端起點，位在 Cape Jervis。還沒有適應一個小時半的時差，換算時間大概是台灣襖上四點半的。

一上車選了個靠窗的位置，滿心期待想要望望這將近四個小時車程沿路的風景，殊不知一上車倒頭就睡。

「Pretty foggy isnt it.」眼睛還張不太開，但是偷偷聽著同車的大家小小聲地在討論現在車外的天氣。

「完了，第一天就是陰天。」突然巴士駛過一個路面的窟窿，驚醒。

「天，也太美。」張開眼睛，左側窗戶外，那是被雨水淋透的丘陵。霧氣把地理空間壓得很低，看不到遠方，遠處剩下幾排樹的剪影。應該是前一晚的雨還沒退，地表上留有深褐色的水紋。不知道是不是車窗貼有防紫外線貼紙，窗外的顏色像是有一層濾鏡，抹上繡鐵色。

還來不及反應，巴士向右轉了個彎，山坡往下一沉，視野一下子被打開，原本濃濃的霧像一幅布幕被拉開，突然出現另一個場景，那裡有座島，靜靜浮在一片灰藍色的海面上，應該就是 Kangaroo Island。遠方的島和這個海角之間的海面上飄著一片白雲，陽光照在白雲上，漫射在綠色的草地上，整片草地被太陽光照照得發亮，亮得有點不真實。那一幕就像遠方有位老先生說「Welcome to Australia」。

「美的不像人間。」



你有看見老先生出現在 Cape Jervis 海角邊嗎？

第五篇、無限森林

與三姊妹道別後就進到了第一個補給的小鎮，內心終究比較有底氣，第一個禮拜測試，每天十八到二十公里、爬升下降在一千公尺內的話，慢慢走大概六到八個小時可以走完。但是很多時候是希望自己走快一點。

離開 Mt Compass 之後，路走進了一片松樹林。

一開始不以為意。樹幹一根一根筆直地往上長，間距幾乎一樣，像是被誰拿著尺規劃過。腳下鋪滿了紅褐色的松針，踩上去軟軟的，沒有聲音。路邊一根木樁上釘著的小三角標誌，箭頭指向林子深處，路就這樣一路筆直地延伸下去，看不到盡頭。

令人寒顫的是，走了一個小時，風景完全沒有變。

同樣的樹、同樣的間距、同樣的紅色地面。往前看是一條被樹幹夾住的長廊，往後看也是。沒有鳥叫，沒有風聲，連自己的腳步聲都被松針吃掉了。只剩下背包肩帶摩擦的聲音，和自己的呼吸聲。

「這根本是恐怖片的開頭吧。」

再往前走，森林的顏色變了。樹幹從灰褐色變成一片焦黑，枝條枯乾地垂著，像一整排被燒過又被遺忘的骨架。其中幾棵樹的樹幹上，用鮮黃色的噴漆寫著數字：17、16、18。我在那排數字前面站了很久，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意思，是林務的編號、要砍伐的記號，還是某種只有森林自己看得懂的順序。每一個號碼都像在提醒：已經走過這裡了，或是永遠會再走到這裡。

「Anybody’s there?」叫聲在森林裡無限迴聲。



永遠走不出去的 Kuitpo Forest

第六篇、重聚

「The weather has been insane. Hope you are safe!」

「It was really tough yesterday, but I made it.」

收到來自 Indah 關心的訊息，眼眶泛淚。那是兩個禮拜前認識的三姊妹 (阿姨)，她們只走了第一段從 Cape Jervis 到 Victor Harbor。離開前與他們約定好經過 Mylor 時要在 Indah 家再聚一次。走過去大概一個禮拜。那是極度漫長的一個禮拜，從 Victor Harbor 到 Mylor 中間經過 Inman Valley 時，狂風暴雨。

「該不會巴威颱風捲來澳洲吧。」

那天抵達 Mt. Compass 用微弱的訊號收到 Indah 的訊息，心裡頗是溫暖，也知道至少這一個禮拜一直有一些人在等一個人走到。



在 Mylor Indah 家與大夥相聚

第七篇、慾望最後的召喚

一個人在荒野獨自行走一段時間後，他會渴望一座城市。無數個獨自在森林的夜晚，沒有任何除了視線範圍以外的任何訊息，那種感覺真實的不像真實。七月二十三號，這天很清楚，與一對老夫妻同住在一個山屋，那是路上第一次與陌生人同住山屋。那時心裡莫名的興奮。

「Mind if we join?」他們從北邊來。他們敲門問有沒有人，當時爐火還沒生好，原本已經覺得又是要獨自面對這寒冷的夜晚時，突然聽到他們的敲門聲。那一晚三個人擠在壁爐前，連笑都笑得有點狼狽。



在森林度過無數的夜晚，每晚除了畫畫圖，也希望能有個人可以聊天度過時間

要離開阿德雷德山丘前，有一片光禿的小丘，向西會看到阿德雷德市區。天空被厚厚的雲層壓成好幾層，深藍、灰藍、鉛灰，一層疊著一層，把光擠到只剩地平線上一條細縫。底下的平原已經暗了，農地、樹林、圍籬都融成一片黑。就在那條縫隙裡，遠遠地，亮著一排白色的玻璃帷幕反光。那是阿德雷德。那裡有熱水、有暖爐、有咖啡廳、有餐廳、有超市、有公車，甚至渴望一點車子的喇叭聲。又像遠方的老先生在說：「回來吧孩子。」山腳下不知道有沒有公車站。



來自阿德雷德的呼喚

第八篇、World's End

晚上 World's End 氣溫異常的冷冽，半夜驚醒，身體像馬陸被觸發一般，**蜷**縮在睡袋裡，雙手夾在大腿間不斷大力地摩擦升溫。

「八月一號凌晨兩點四十五分。」實在忍不住起床煮熱水，那是今天剩下一瓶沒開過的 500 毫升飲用水。

「希望明天經過小水塔有乾淨的水可以裝。」起身盤腿坐起，肩膀碰到內帳，窸窸窣窣夾著喀拉喀拉聲，搓揉鋁箔紙發出的聲響。

「喔，帳篷結冰了。嗯，三點，兩度。」坐在寒天下的帳棚內，透過帳棚可以看到外面有些許夜晚的天光，應該是星光。

「還是別出去了吧。」內帳也有點結冰，晚上睡覺會吐出許多水氣，沾黏在內帳，明天要收帳一定很麻煩。身上披著睡袋，身體慢慢前傾，輕輕敲打帳面，拉開內帳的拉鍊，捲起固定好，試著看看能不能不用太多動作就能伸手勾到放在包包一旁的碗、杯子、瓦斯跟爐具。晚餐吃飯後太想睡了，沒有整理就把東西隨意丟在一旁。

「可惡，太遠了。」

昨晚為了省水沒有沖碗，碗裡還留著昨天泡麵的油耗味。馬鈴薯粉沾在碗壁上，因為氣溫太低所以有點結冰。心裡還在思考要用杯子還是用碗煮水。杯子底部因為前一天煮馬鈴薯湯煮太久，留有一層焦黑的碳。剩一瓶保特瓶的水，還要留一點明天早上喝。

「嗯，三點半。」兩度，身體跟腦袋的運作都異常的慢。附近一點聲音都沒有，沒有任何蟲鳴，也沒有風，是真的什麼都沒有。不管拿什麼東西都很小心，很怕會打擾這

個寧靜的地方，雖然沒有人會在乎，因為沒有人。瓦斯大概剩下三分之一，明天到小鎮可以買得到所以不是很擔心，只是這個氣溫煮個 200 毫升的熱水都要等上十分鐘。

「靠杯。」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坐著等熱水等到睡著。水氣透過頭燈向上竄出，顆粒看起來異常的大，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還沒蒸發就因為溫度太低就有點在空中結冰。但是沒辦法認真搞清楚究竟是自己再亂想還是科學上是怎麼解釋的。杯子很燙，實在太冷了，杯裡的水一下就變溫許多，冰冷的雙手這麼捧著杯子。

「難怪這裡叫『世界盡頭』。」



結冰的帳篷

第九篇、孤寂感

走進 Burra 的時候，山谷還沒把霧氣完全散去。前兩天的路程漸漸清晰起來，從 World’s End 一路往北走到 Burra 這段，身後南方吹來的風開始轉向，帶著一點涼意，混著乾草與塵土的味道。這座鎮嵌在光禿禿的丘陵之間，沿著 Burra Creek 散開，很難想像，一百八十年前，1845 年有人在這條溪邊發現銅礦之後，短短幾年內，這裡曾經是全澳洲最大的內陸聚落——比阿德雷德郊區還要熱鬧。一千多名威爾斯與康瓦爾礦工，從地球另一端渡海而來，在這片乾燥的丘陵底下，挖出了一座被稱為「巨獸」的礦坑。

傍晚到了營地，一位老先生看見一個人四處找尋石頭為了搭帳，就上前走來問「Hey young man. You probably need a hammer.」這片古老大地，再次化身為一位老先生，他說話很慢，應該就是第一天看見在海上邀請我來到澳洲的那位老先生。

「You can keep it, if it's not too heavy.」雖然是多的重量，原本就計畫不帶多餘的鐵鎚重量，但是真的無法拒絕老先生。

「I really need it.」眼眶泛淚。

隔天早上好帳篷，訂了一間小套房，想多待一天洗個澡。入住前在街上遊蕩了一會。主街上是一排十九世紀就溜下來的房子。那天起得很早，街上幾乎沒有人，有些人會走到主街北邊得咖啡廳買早餐。突然，那種感覺從內心湧上，不是累，也沒有想家。天氣很好，天空乾淨得不像話，遠方還看得見藍得發亮的天光。但整個世界卻像一層霧玻璃，拿起手機，有訊號，想打給 L，又不想說話。那種孤寂，吞噬心靈。



Burra 礦場遺址

十三篇、拒絕消失小鎮

前天到的 Georgetown，Google Maps 上有標記鎮上一間雜貨店和一間咖啡廳，就位在預計搭帳的遊樂場附近。FarOut 上有人提醒那兩間店在大約一年前就永久歇業了，還是想要賭賭看有沒有熱咖啡可以喝。沒有。這小鎮比想像中的還要安靜，經過街角這兩間店更感到瞬間凝結的感覺。

身體漸漸能負荷一天 40k 這種長距離行走，但是走了一整天還是有點疲憊。從櫥窗外透過霧面玻璃忽見一台咖啡機外型。雨遮似乎正在重新上漆，應該是有新東家要準備開業。鎮上常居人口早已不多。快速瀏覽網站看到的人口統計有各種版本，極端一點的數字不到一百人，而且沒有任何回升的跡象。走在唯一稱得上主街的人，應該就是這位 Heysen Trail 上的遠行者吧？

Georgetown Hotel，1871 年就落成於這個街角，告示牌上紀錄了當時的土地是由南澳洲長將這塊編號 29 一英畝的土地以 10 磅 5 先令授予 Henry Kewson。另外還記錄了各個年代接手執照的人。來回遊走在主街上，經過的車輛體感不超過十輛，大多也都是快速駛過小鎮，大概也沒有什麼理由需要留下來，沒有商店也沒有人潮，這裡大概也無法「青年迴游」或「地方創生」，老實說蠻想隨機敲門問問當地人的生活，卻也沒有勇氣這麼做，也可能是不想要打擾這裡的寧靜。

對面的街角，是另一間店，Angley’s Georgetown Store，1876 年 Peter Murrie 租下這個房子，早在 1870 年代這間雜貨店就是鎮民們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店，1905 年由 John Joseph Angley 買下這塊地及房子，一家七口都在這間店幫忙過整整經營了 90 年，用家鄉的店類比想像的話，應該就是經營了三代的羊肉爐。

可以感受到這個小鎮以它的歷史為傲。但是一年可能不超過一百個人經過的地方，這些佈滿了小鎮的告示牌究竟為誰而立？一定不是為了消耗預算吧？那只是出於純粹的意義嗎？在教堂、鎮公所、公園、甚至民宅前。今晚搭帳的地方是 War Memorial Grounds。1948 年由南澳總督揭幕的遊樂場，大門鐵件上焊了一面銘牌「ROLL OF HONOUR」是為了紀念這個小鎮上那些參與過二戰、越戰及韓戰而犧牲的人們。打開這個鏽蝕的門，只想找塊平坦的地方。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是要睡在一座紀念碑裡面，白天這裡是個遊樂場，七十年前這裡是小鎮低頭默哀的地方。

烤肉區和公廁在夜間都有夜間照明，剛好夠在天黑的時候還能寫一些日記，不用開頭燈，也看得清楚帳篷拉鍊的位置。廁所乾淨的有點荒謬，更荒謬的是，這天是紮營在給小朋友遊樂的紀念碑裡，在一個正在變小的小鎮正中央，一個拒絕被遺忘的地方。



Goergetown 已經歇業一陣子的咖啡廳

第十五篇、遲來的短聊與神聖的荒野中央

已經把原本與原住民有關的計畫拋在腦後，這幾天也都是最後幾天了。八月二十一日，那天已經結束 Heysen 將近一千公里的旅途，要準備從 Port Augusta 搭十六個小時的公車到 Alice Springs，還剩下一點旅費，想要到烏魯魯看看那行程裡唯一與原住民有點關係的地方（雖然說整個澳洲歷史就是原住民史）。那天晚上十一點，在郊區的休息站等待公車，它已經遲到一個小時。

一起等車的老太太走上前說，它可能是在阿德雷德那頭就晚了，這班車常常這樣。

「You going to Alice?」

「Yes.」說我剛走完 Heysen，想去烏魯魯看看。她笑了一下，說她就是從 Alice Springs 來的，這趟是回家。休息站的燈很暗，只有販賣機發出嗡嗡的聲音。她裹著一件厚外套，站在休息站旁沒有光的角落。聊了幾句才知道，她是原住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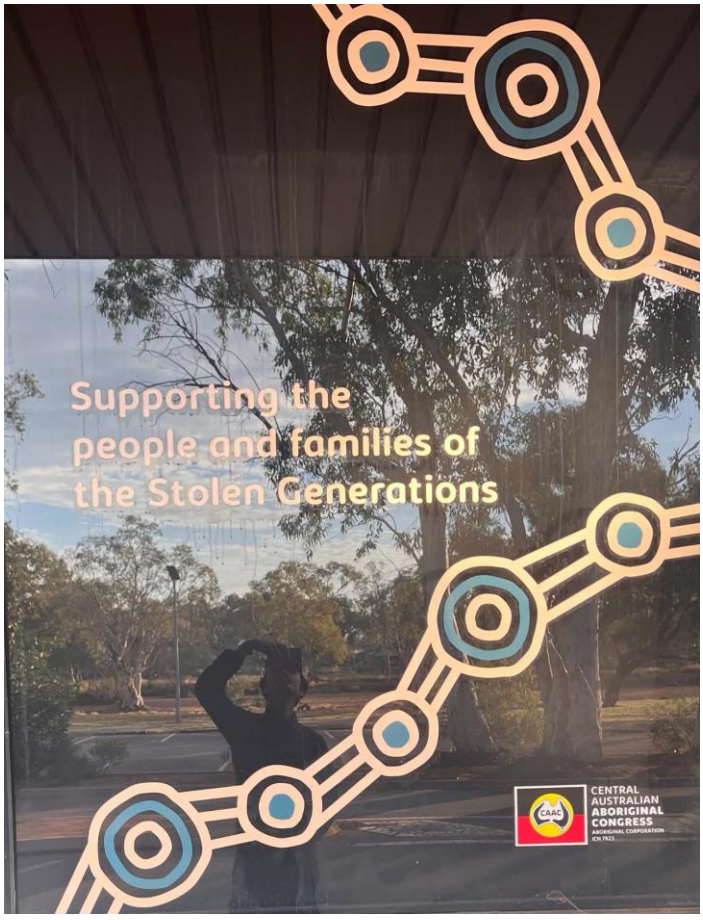
兩個月前，才把所有跟原住民有關的計畫都丟掉了，只想單純地走路。沒想到在旅程的最後一個晚上，在一個連名字都記不住的郊區休息站，她就這樣坐到了我旁邊。

「If you like walking, you should walk the Larapinta.」她說，Alice Springs 西邊有一條沿著山脈走的步道，叫 Larapinta。那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山、每一條乾河床，都有它的故事。她的族人不用地圖，而是用歌記路，哪裡有水、哪裡可以過夜、祖先從哪裡走過，都唱在歌裡。一首歌，就是一條路。

「We call them songlines.」兩人都用著不是很流利的英文對話。

公車的燈終於從遠處的黑暗裡亮起來，已經遲到快兩個小時。一起上了車，各自找了位子坐下，往北開了一整夜。

一下公車，便經過社區互助中心，上面寫「Supporting the people and families of the Stolen Generations.」也想不到旅程的最後用這個悲傷的歷史背景結束。那古老的大地，化身成不同的人事與我互動，連最後都不肯放過與我對話的機會。最後一天要離開前，一早起床搭車去看日出。那是 Uluru、Kata Tjuta 與太陽。



Alice Springs 裡原住民互助會的標語



Uluru、Kata Tjuta 與太陽